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為單親家庭提供的支援服務
意見書

本人是社工蘇姑娘，一直至今跟進沒有上學沒有工作長期在家的隱蔽青年個案，至今八年，本人服務過的單位接受過不同基金資助，並不是受資助的常規服務。

跟進隱蔽青年個案發現高危隱蔽家庭的存在

從家訪隱蔽青年，不難發現隱蔽青年其實是生活在一個隱蔽家庭當中，其中更有隱蔽青年來自單親隱蔽家庭，他們與父親或母親同住，最難處理的個案通常是父或母患上精神病或情緒病，自己也未能好好照顧自己，父母未能發揮其功能，更未能關顧身邊子女的需要。這類型家庭功能失衡，青年未能得到父母關心處理成長需要，種種原因下長留在家。這情況就似屯門山景邨雙屍案，這些隱蔽家庭屬非常高危一群。

隱蔽服務嚴重不足

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於 2006 年 12 月進行的調查推算，估計香港有 18,500 位 10 至 24 歲的青少年受隱蔽問題困擾，佔全港青年人口的 1.4%。香港大學黃蔚澄博士發表的文章中表示其參與的 2014 年全港電話調查發現，在 1010 名 12 至 29 歲受訪者中，約有 2%符合隱蔽狀況，粗略估計「隱青」人數可能高達 4 萬。可見隱蔽現象一直有上升趨勢，這已敲響社會的警號，可惜其嚴重性及影響力被低估，隱蔽服務的嚴重不足，令現時大量受隱蔽困擾的人士無法得到適切的支援。

社福機構展開的隱蔽青年支援服務都是非政府資助有期限的短期計劃，資源有限，只能有限度地為一小撮受隱蔽困擾的青少年提供服務。青年人作為其中一個最受隱蔽困擾的組群，可惜至今仍未得到政府關注。如果隱蔽青年有足夠支援，就能夠及早發現高危隱蔽家庭的存在，政府所說的漏網之魚就難於出現，山景邨雙屍案就不會發生。

保護網一直存在漏洞

其實支援隱蔽青年的保護網一直存在漏洞，相信山景邨雙屍案並不是一條兩條的漏網之魚。

保護網一：

政府方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聲稱支援隱蔽青年或隱蔽家庭，現實是隱蔽青年和隱蔽家庭成員根本不會向外主動求助，他們在無聲吶喊，看不見，聽不到，沒有求助，就沒有個案，隱蔽家庭繼續隱形。

保護網二：

政府教育局缺課組聲稱會支援輟學年青人，現實是缺課組只會支援至年齡到 15 歲的年青人，年青人過了 15 歲，無論狀態是否隱蔽在家，教育局缺課組亦會結束跟進。

保護網三：

學校社工會跟進處於輟學邊緣的學生，但如果學生已經申請退學，校方亦不會再跟進個案。如果學生隱蔽在家，學校亦不能提供任何服務。

保護網四：

鄰居如果能夠互相守望相助，多關心身邊人，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保護網。現實是你認識你的鄰居嗎？你身邊的鄰居貴姓？從事什麼工作？香港人答到嗎？

保護網五：

政府表示政府資助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可以提供隱蔽青年支援服務（包括上門家訪等），但真正有為該區隱蔽青年提供支援的青少年服務中心有幾多間？沒有人肯做，唔識做，唔夠人手做，中心政策方向不同，都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未能提供該區隱蔽青年支援服務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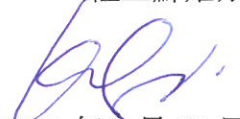
最終，以上五個保護網都未能為隱蔽青年提供支援，也未能從中辨識高危隱蔽家庭。當今坊間的隱蔽青年支援服務都是由非政府機構尋求基金資助下運作的，普遍為期兩至三年，資助數位社工運作該服務。隱蔽青年隱蔽家庭覆蓋全港，試問只有數位社工，又豈能支援這麼多隱蔽青年或隱蔽家庭？

無論是隱蔽青年或隱蔽家庭都是又被動又無助，他們都是處於最弱勢的弱勢社群，他們隱形在社會中，容易被忽略，容易被遺忘。社會看不見，聽不到，不代表他們不存在，隱蔽青年或隱蔽家庭更加需要社會關注。

建議：隱蔽青年服務常規化

本人深信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從支援隱蔽青年的服務著手，在接受學校、教育局缺課組、親友轉介後，社工可以從跟進隱蔽青年個案，進一步識別高危的隱蔽家庭，處理其家庭需要。本人建議從增加隱蔽青年支援服務的資源開始，讓隱蔽青年服務常規化，支援範圍覆蓋全香港，去預防慘案再次發生。

社工蘇姑娘



2017年9月27日